

毛泽东

战争指导艺术

郭伟涛
徐焰
范震江
倪齐生

著

解放军出版社



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

郭伟涛 徐 焰 著
范震江 倪齐生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郭伟涛等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5

(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丛书)

ISBN 7-5065-2685-9

I. 毛… II. 郭… III. 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IV. ①E0
②A841. 65

书 名: 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

著 者: 郭伟涛 徐焰 范震江 倪齐生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3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书 号: ISBN 7-5065-2685-9/D · 328

定 价: 18.00 元 (平)

绪 言

将多年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及其战争生涯的心得集中起来，以“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为题，写一本着重研究和介绍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争指导实践的书，一来纪念我们中华民族这位杰出的战争艺术大师，二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和认识战争指导问题，一直是我们的心愿。

研究战争指导艺术，不能不首先考察一下这个话题在历史上的发展和演变情况。人类社会自产生了战争以来，人们就有了驾驭战争的梦想。千百年来，世界各民族中均有无数聪明有为之士，为了圆这个梦而毕生奋斗。古代人是从哪个角度入手去研究战争指导问题的呢？是把它看成一种特殊的，因人而异的，体现着战争统帅个人特点的艺术？还是看成一门有着一定规律或规则的，人人都必须遵循和通过学习、训练即可掌握的学术？我们不能确知。不过，从今天我们所能继承到的人类军事文化遗产看来，我们的前人一开始并没去考虑这个问题，换言之，在古代军事思想、军事理论著述中，战争指导被统称为“术”之一种，与治国之术，治民之术一样，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门学术。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被称为人类最古老兵书之一的《孙子兵法》，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部著名兵书曾一度被人仅视为一本纯讲军事学术的书。持这种观点人的依据是，孙子从不同的层次，对战争及其指导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和论述，揭示了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因而有些至今仍有其科学价值。其实，《孙子兵法》中固然有关于战争一般规律的大量概括和总结，并因此使该书具有极高的军事学术价值，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孙子是把战争指导

看成一门学术的。虽然书中确有多处孙子用了诸如“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吾以此知胜负”，“知胜之道”，“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这样的提法，以表示战争的指导是有规律可循，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掌握的；但他也多次提出诸如“兵家之胜，不可先传”，“胜可知而不可为”“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思想，以说明战争指导问题，在许多方面是不能事先规定好，也无法事先规定好的，都必须在战争指导的实践过程中，视情况加以灵活的处置。

《孙子兵法》之后，中国历史上又出现过许多军事论著，其中较著名的有《吴子》、《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它们与《孙子兵法》一起合称《武经七书》，成为军事将领的必读书，和选拔将领的考试内容之一。后出现的这些兵家典籍，虽然在成就上远不能与《孙子兵法》相比，但大抵上都继承了《孙子兵法》对战争指导问题的基本看法，也没有把学术与艺术区别开来。

就古代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所达到的水平和成就而言，西方是无法与东方相比的，此已是公论。不过，把战争指导问题既看成是一种艺术，也看成是一门学术的观点，在西方军事思想、军事理论中，同样十分明确。早一点的西方军事典籍，由于流传、影响、以及翻译等诸方面的原因，现在很难说清楚了。但有一点非常有趣：在西方主要军事著述中，现代汉语分别使用的“学术”和“艺术”这两个词，同为“ART”，就如同古汉语的“术”一样。换言之，英语中（也包括其他主要西方语种）的“WAR ART”或“MILITARY ART”，你既可以将其理解和翻译为“战争艺术”，或“军事艺术”，理解和翻译为“战争学术”或“军事学术”也没有错，并且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然而，从整个人类军事思想史上看，最早就战争指导是“艺术”还是“学术”这个问题进行较深入研究的，是西方人。公元14—16世纪，欧洲出现了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时期，这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反对封建文化的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斗争。这场

斗争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为前提,竭力挣脱中世纪禁欲主义、宗教和教会对人们的思想束缚,哥白尼的日心说,哥伦布和麦哲伦等在地理上的发现,伽利略在数学、物理学方面的发明创造,对几千年来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传说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伪科学以致命的打击,打破一切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权威和教条,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形而上学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成为风尚,战争指导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只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军事思想研究方面的成就,远未达到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以及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里那样的辉煌。

如果说以中国的《孙子兵法》为代表,人类古代军事文化的顶峰在世界的东方,那么,以拿破仑战争为起点,人类近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开始转向了西方。说起来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人类社会中思想文化的发展,总是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前提的。当西方世界开始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东方的众多国家包括中国,仍在封建桎梏中拼命挣扎。自宋朝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步入下行阶段直至近代,中华民族的军事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收获甚微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中,西方军事思想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而它的发端,或者说使西方军事思想迸发出灿烂光彩的,是发生于18世纪末期,以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为大背景的拿破仑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彻底改变了整个欧洲的面貌,也使西方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对战争指导是“艺术”还是“学术”的研究,开始有了详尽而专门的论述。

英国人亨利·劳埃德(1729—1783年),据说是最早就此问题有较系统研究的西方军事家。劳埃德出生于英国,1756—1763年的普奥战争期间,他开始服务于奥地利军队,后又服务于普鲁士军队。在他军旅生涯的后期,他还以俄国将军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俄土战争。劳埃德虽然没有活到拿破仑战争,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仍使他依据普奥七年战争的丰富实践,

广泛研究了战争指导的一些基本问题。与西方传统军事思想最大的区别在于，劳埃德承认战争指导是一门科学，军事学术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只有对这些原则的运用，才有一定的变化。劳埃德认为，战争指导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军事学术可以利用的物质材料部分如军队，武器等等，这些可以用规则加以规定，可以通过对规则的学习和掌握来掌握。另一部分是在千变万化的战争情况中对原则、规则的运用，这些是没有任何规则的，无论是历史，无论是多么顽强的科学研究，也无论是多么丰富的经验，都不能使我们全然了解这一部分，它们是天才的产物，而天才是自然赐予的。为了说明后者，劳埃德用诗歌和雄辩术来作了比喻，他说，很多人都知道写诗和辩论的规则，但能够写诗的人却不多。没有天才的人即使依据规则写出诗来，充其量也不过是些淡而无味的东西。所以，军事科学的后一部分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它以科学的规则为基础，但在战场上运用起来，却因人而异，其水平的高低犹如天壤。

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在军事理论方面没有留下什么惊人之作，然而，他却是人类战争史上为数不多的可称得上战争艺术大师的人。他给后人留下了众多富于传奇色彩，诸如奥斯特里茨那样的战争战例；使同时期以至后来的许多军事理论或军事思想与之相比，都显得是那样的黯然失色。就是这位战争艺术大师，他对学术还是艺术的观点与劳埃德十分相近，他认为，战术层次的军事学术，如军事工程学、炮兵学等等，大致可以象几何学一样从教科书中学会，而有关战争指导这样的高层次的知识，则只有通过经验和研究伟大统帅所进行的战争和会战的历史才能取得。拿破仑甚至举了一个与劳埃德同样的例子，说就象学了文学，并不就能写出象《伊利亚特》那样的史诗，或者象法国著名戏剧家高乃依笔下的悲剧作品一样，学了军事学术理论，也并不就能稳打胜仗。

这一时期西方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们对于学术或者艺术的观点，大致都是如此。而用比较准确的语言来表述这种意见的人，则

是德国的著名军事理论家海因里希·迪特里希·比洛(1757—1807年)。比洛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一生充满了艰辛和冒险。年轻时当过普鲁士近卫军军官,后辞去军职参加了反对奥地利的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到了美国,在那里经营过各种企业,还当过剧院经理。或者正是因为他复杂的生活经历,再加上他德国人特有的严谨思维在起作用,使后来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他,成为近代德国军事科学的奠基人。比洛认为,战争、军事学术都有自己的原则和规则,因此军事学术可以变成军事科学。然而,既然战争中会出现许多背离军事学术规则的情况,而且军事行动又必须依据合理的判断去进行,因此,作为军事科学的军事学术就常常成为一种“艺术”。

不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中西方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们,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似乎更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战役、战术领域里的军事指导,具有更多的规律性,是一门规则性很强的学术,而战争之战略全局的军事指导,则没有或很少有更多的规律可循,是一种需要更多发挥统帅个人创造性才能的艺术。他们甚至还有这样的看法,即:无论在战略、战役还是战术领域,军事指挥都是有规律可循的,都是可以通过用一定的规则把这些规律概括出来并加以掌握的,但是,要指导战争到胜利,仅了解或掌握这些规则、原则是远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创造性地运用这些规则、原则,而对规则、原则的运用,则纯属艺术的范畴。换言之,在他们看来,所谓“艺术”与“学术”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对后者的创造性运用。曾经在一些会战中击败过拿破仑的奥地利年轻统帅卡尔大公(1771—1847年),就曾有过这样的看法,他说,军事科学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但这些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却不是千篇一律的。因此,要成为优秀的战争统帅,只了解军事科学的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经验去理解那些无可争辩的战争原则,并学会运用这些原则的艺术。他指出:这种艺术可以通过“熟读军事历史、深思和评价过去的事件,以及经常在实地练习中获得知识和锻炼洞察力”的办法来

获得。

与卡尔大公持相似意见的，还有西方近代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若米尼(1779—1869年)。只不过在主张战争指导是一种“艺术”而非“学术”方面，他走得比卡尔大公略远。若米尼一生写下了许多著名的军事理论论著，对后世西方军事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最著名的一本著作书名就叫《战争艺术概论》。他指出，战争是一幕伟大的戏剧，有上千种精神和物质因素在里面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因而它是不可能用数学计算方式来解决的。他认为，最能压抑天才和最容易误事的，莫过于那些充满学究气的理论，其基础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科学，一切行动都可以用计算的方式来解决。所以，他把战争之战略层次的指导看成是一种艺术，指出这种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根本上取决于“知识”和“能力”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要想获得成功，只有具备这两个方面并使之结合起来。

与若米尼同时代的另一位西方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也持有类似的意见，虽然与若米尼相比，他更加注重战争指导中有规律可循的那一部分。对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观点，这里我们就不想再去多费笔墨了，许多中国的读者对这位曾写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名言，并因此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高度赞扬的西方军事理论家，早已十分熟悉。这里我们只想说明的是，正是这位以严谨哲学和逻辑思维著称的军事理论家，在竭力勾划其严密战争理论体系和提出一系列军事原则的同时，也认为战争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然而每一种体系，即每一座理论大厦，却都带有进行综合时难免的局限性，因此，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把战争指导称为一门“学术”不如称为一种“艺术”，但在实践中要把“学术”与“艺术”分开是困难的。战争指导不仅需要掌握军事科学理论，更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的创造性发挥的艺术。因为艺术不能离开知识，不能离开科学，没有学术就没有

本领,也就没有艺术。

现代西方军事理论家们大致上继承他们前辈们的观点,既把战争指导看成是一门学术,也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不过相比之下,在战略层次上他们更愿意使用“艺术”这个含义。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军事理论舞台上曾出现过一位名叫富勒的英国将军,也是西方公认的“坦克制胜论”或“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人。富勒就认为:“战争的指导,就象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与他同时期或稍后一点的西方军事理论家们如利德尔·哈特等,也与他持大致相同的看法。

不过,近代西方军事思想史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去观察和研究战争从而彻底揭开战争之谜的两位巨匠。他们所创立并教给人们的认识战争的基本方法,使人类在遭受战争蹂躏几千年后,第一次抓住了这匹野马的嚼口,使人类驾驭战争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正是从他们那里,军事战争理论开始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较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尚未出现,使他们都未有亲身指挥战争的机会;但是在1848年—1849年欧洲大革命时期,爆发了多次各国人民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和无产阶级求得自身解放的武装起义,恩格斯还亲身参加了德国革命的两次起义并四次参加战斗。起义虽然在各国反动统治阶级的镇压下失败了,但马克思恩格斯却在总结武装起义的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88页)明确指出了起义同战争和其他艺术一样也是一种艺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同时强调起义有一定的规则,这一规则是客观存在的,要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遵循这个规则,即掌握指导起义的军事斗争

科学艺术,并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并着重指出这是关系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指明了方向。

做为马克思恩格斯伟大事业的继承者列宁,于本世纪初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的尖锐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论断。为了实现这个胜利,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真总结了1905年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武装起义是受特殊规律支配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必须仔细考虑这些规律。卡尔·马克思把这个真理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列宁军事文集》第411页)列宁在这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要遵循一定规则,是一种艺术的思想;不仅指出武装起义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更深刻地指出它是“受特殊规律支配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这个“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不是反动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而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这个“特殊规律”不是一般的战争或武装起义的规律,而是革命的武装起义规律,具体地说包括更加特殊的俄国革命武装起义的规律。无产阶级要夺取武装起义这个“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的胜利,必须认真研究和掌握这个“特殊规律”,像对待战争和艺术那样进行创造性的运用,才能取得胜利。为此,列宁曾充满信心的预言:“无产阶级既然开始了革命,它就一定能学会国内战争的艺术。”(《列宁军事文集》第21页)。第一次明确地把学会并掌握“国内战争的艺术”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提出来。由于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学会并掌握了“国内战争的艺术”,因而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导师既把起义和战争作为有一定规则和规律的科学,又把它们看成是需要在此基础上发挥创造力的艺术。并强调能否认清和掌握它们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基本原理,在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和形成了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军事文化之精华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而对创建这一理论做出最杰出贡献的毛泽东,既是一位军事理论巨匠,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战争艺术大师。毛泽东众多的军事理论论著,奠定了现代中国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基础,培养出许许多多著名将领,至今仍是现代中国军人学习军事,了解战争,研究战争的钥匙,并常年摆在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军人的案头。毛泽东一生指挥过的众多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小战斗,更是现代中国军人引为自豪的战争艺术精品。它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毛泽东指导战争的实践活动同样伟大,是科学,也是艺术。

就是这位举世闻名的战争艺术大师,在他丰富的军事理论著述中,也是把战争指导既看成一门学术,也看成一种艺术的。他多次指出,战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认真研究战争规律和指导规律,是赢得胜利的基本保证。然而,他同时也多次把人们对战争的指导比喻为“游泳术”,非常强调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要求我们在革命战争的舞台上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来。

1938年5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仅仅10个月,毛泽东就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深入分析了中日两国的优劣条件,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战略方针,并深刻地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1页),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把“战争的领导艺术”即战争的指导艺术做为战争指导者对战争规律的掌握和战争中自觉能动性发挥的最高体现而明确出来,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在经过了十年国内战争的大风大浪后,不仅认识掌握了一般战争的规律,同时认识掌握了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更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了中国革

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已经“有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492 页)具备了高超的“战争的领导艺术”,所以毛泽东面对敌强我弱、纷繁复杂的战争局面,成竹在胸、镇定自若,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从毛泽东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了“战争的领导艺术”要求“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下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478 页)这个“客观条件”就包含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一定的规则”;列宁讲的“特殊的规律”;毛泽东指出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是指“战争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492 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战争指导艺术既包括有着一定规律或规则,人人都必须遵循和通过学习、训练即可以掌握的军事学术,更包含一种特殊的,因人而异的,体现着战争统帅个人创造性特点的艺术。

前者是战争指导的理论基础。它基于战争运动已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那一部分现象和规律,是由一系列在总结前人战争指导经验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原理和原则所组成的。

后者是战争指导者对战争运动一般原理和战争一般指导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它基于战争运动中那些尚未被人们完全认识和掌握的现象和规律,是包含在战争指导的实践过程之中的,很难用文字概括为某种固定的条文。

前者反映了或试图去反映战争运动的一般规律。总体上有深与浅之差,正确与错误之别。

后者能够被归结为某种战争运动的特殊规律。总体上因战争指导者的个人素质而异,有水平高下之分。

前者是任何一个试图了解战争,认识战争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指导战争的人,通过艰苦努力,勤奋学习和深入研究而

能逐步掌握的一门知识。

后者却不是仅凭书本知识就能获得，而更依赖于战争指导的实际锻炼才能最终获得的一种能力，是战争指导的最高境界。

前者引导着人们走向战争的最后胜利。

后者往往创造着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战争指导艺术的意义，就在于此。

了解了战争指导之科学与艺术的这种联系和区别，为什么在本书中我们不仅从大家所熟悉的战略战术规律的意义上去研究毛泽东对战争的指导，而是更加偏重研究对毛泽东的战争指导实践活动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战争艺术大师，他一生中为我们留下的许多战争指导艺术杰作，是中华民族军事宝库中的瑰宝。

毛泽东成为举世公认的战争艺术大师不是偶然的。

如同人类战争史上一切战争指导的艺术杰作，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一样，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产生出来的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也是这场革命战争和毛泽东本人的革命经历的产物，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科学把握、高超运用的卓越体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军事文化传统的结晶。

养育了毛泽东这位伟人的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军事文化传统最为悠久的一个伟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民族军事文化，曾产生过象孙武这样举世闻名的军事理论家，以及许多象《孙子兵法》这样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国人民对战争是十分熟悉的，千百年来，人民曾无数次组织起来，为反抗阶级压迫和外部敌人的入侵而英勇奋斗，有着优秀的革命斗争传统和为世人称道的战争创造力。尤其是近代，为了推翻封建统治和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人民始终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走上革命战争舞台。这为培育出毛泽东这位战争艺术大师，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作为毛泽东施展其战争指导才华的中国革命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也最深刻的一场人民革命战争。自1927年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起，发生在世界人口最多国度里的这场革命战争，一直延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而在这期间，中国人民赢得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又长期面对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并与他们进行过各种形式的较量，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这为毛泽东演出其雄壮的战争指挥活剧，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舞台。

而作为战争艺术大师的毛泽东本人，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战争史上，少有的集理论家、统帅、学者于一身的领袖。

作为无产阶级理论家，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精髓，并善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这使他比一般的战争统帅，能更深刻地了解战争规律，把握战争脉搏，并运用战争规律于自己的指导活动。

作为无产阶级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战略家，毛泽东是中国无产阶级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在革命战争初期和遵义会议以后，始终作为革命战争的军事统帅与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领导和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并亲手导演出了众多为后人赞叹不已的战争艺术精品。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就一般意义而言，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是国民党政府，但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坚持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路线，因而把自己造成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成为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就指挥革命战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内容之丰富、条件之艰苦而言，毛泽东都是首屈一指的。丰富的战争和战略指挥实践经验，使毛泽东深得战争

指导之魂髓，这使他比一般的战争统帅，更加熟悉和了解战争，有着更加丰富的战争指导经验，也是他能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都能对战争和战略问题驾轻就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或许与一般的战争统帅相比较，毛泽东最大的特点，在于他是一个有着渊博知识的学者。毛泽东博览群书，读书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他不仅读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军事书籍，也广泛涉猎诗歌等文学艺术书籍，是著名的诗人；不仅对中国古代战争和战争理论了如指掌，也深入研究过西方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有人曾回忆过延安时期的这样一件事情，“那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实在讲得不太高明。每次听完出来的时候，将军们既不满意，我们也觉得索然无味。尤其是自己发挥的时候，简直是闹笑话。譬如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主席却听得很认真，还拿着一枝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的记录。”刻苦钻研的精神，虚心好学的态度，使毛泽东知识异常渊博，这使他不但擅长于科学严谨的逻辑思维，而且擅长于自由奔放的形象思维。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学者，毛泽东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他尊重前人的经验和结论，但却从不盲目跟随任何在一般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结论；他敢于否定前人东西，也敢于否定自己东西，不断地修正，提出并坚持自己认为是新的正确的意见。而这一切，又使他比一般的战争统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使他的对手始终无法彻底了解他。

而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军事家、战略家。这使他善于从更高的角度，即政治斗争全局的高度去观察、认识战争和军事现象；善于从整个中国革命和世界战略形势出发去协调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斗争，使之为了着一个统一的目标发生作用。这是他更善于把握战争的全局，掌握并揭示战争运动发展规律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使他在战争指导和军事理论研究方面，有着远比一般军事

家和军事理论家更高的成就。不仅如此，毛泽东来自人民，一生服务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并坚信人民是创造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人，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最大的战争潜力和战争创造性，虚心向人民群众求教，是他的优秀品格。这又使他不同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般的领袖，更加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他的一生之所以能够创造出那么多举世闻名的战争杰作，都与他站得比别人更高，又比别人更加善于联系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是由于集中了上述这些条件，历史在前进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时候，为中华民族推出了又一位战争艺术大师毛泽东。他在其军事生涯中所创造的成就，足以与有史以来任何一位也能称得上战争艺术大师的人相媲美，并使他的同时代人只望其项背，即如恩格斯在评价拿破仑时所说：“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罢了。”（《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战争指导实践中的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内容，绝不是带有规律性的学术所能简单包容的，无论你只想懂得战争指导的真正诀窍，还是要更加深入地认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都离不开对毛泽东战争实践活动的了解和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毛泽东战争指导的实践活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了解毛泽东是如何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战争指导理论，以及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理论于中国革命战争指导的，借此加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和探讨，就是我们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